



张小娴：当爱情来临，当然也是快乐的。但是，这种快乐是要付出的，也要学习去接受失望、伤痛和离别从此,人生不再纯粹。

李嘉诚：得不到的东西，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么美好。

陶行知：追求真理的人以与患难搏斗为乐，唐僧向西天取经，遭遇八十一难，不知者以为他是自寻苦吃，其实他是抱着一个宏愿要完成，看破生死，乐而忘苦。

苏芩：一个女人，面对男人的追求，不论是她喜欢的男人还是她不喜欢的男人，常常，是会拒绝的。女人的拒绝，是希望男人再追久一点。只可惜，女人的拒绝，男人是会当真的。一个男人，面对女人的追求，不论是他喜欢的女人还是他不喜欢的女人，常常，是不忍心拒绝的。男人的不拒绝，是希望先抱定这一个然后张望下一个。也可惜，男人的不拒绝，女人是会当成爱的。

马云：我永远相信只要永不放弃，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最后，我们还是坚信一点，这世界上只要有梦想，只要不断努力，只要不断学习，不管你长得如何，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男人的长相往往和他的的才华成反比。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绝对对大部分是死在明天晚上，所以每个人不要放弃今天。

张爱玲：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柴静：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非常同意，人的一生，本来就是善良与罪恶，人性与兽欲不断交织不断干戈的过程。

涂磊:若爱请深爱，若弃请彻底，不要暧昧，伤人伤己。此外还要想告诉你的是，每个爱人都不是完美的，这个男人可以给你忠诚，另外一个男人可以给你浪漫，还有一个男人可以给你财富，但是一个人真正的幸福不是得到的更多，是计较的更少。这样的话也许你们将来的爱情生活会更为顺畅一些。

顾颉刚:看书不能信仰而无思考，要大胆地提出问题，勤于摘录资料，分析资料，找出其中的相互关系，是做学问的一种方法。

周国平：美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物理属性，人的美更是如此。当我们看见一个美人时，最吸引我们的是光彩和神韵，而不是颜色和比例。那种陡然长着一张漂亮脸蛋的女人尤其男人最让人受不了，由于他们心灵的贫乏，你会觉得他们的漂亮多么空洞，甚至多么愚蠢。

周立波：成功始于磨难。磨难是是成功的请柬，善待并感激它就能拥有成功！那些整天埋怨命运嫉妒成功的人，将永远是磨难的玩偶，命运的炮灰！

各家声音

◆ 一个孩子进入大学，尽管分数很高，需要在少年时期建立起来的对中国伦理道德和文化体系的信任却没有建立。孩子在学习大把技能的时候，缺失了对传统的信任感。

文化学者于丹说，相信是一种力量。她希望孩子们都能相信点什么，“当然这事不用着急，要慢慢来”

◆ 在物质的组织之下，全社会像个大机器，一个轮子出了毛病，全副机器停摆，那苦痛真说不尽。只怕从今以后，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总有些变动罢。

梁启超于1919年2月在《伦敦初履》中的语句

◆ 莫言快要变成莫言小说里的人物了，但是这个陈光标，他真的是从余华小说里跑出来的。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各种“盼复”冒出，如陈光标的赠房说。面对各种怪象，作家路内的上述概括，叫人不禁抚掌

◆ 你以为挑起生活的担子是勇气，其实去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才更需要勇气。

导演萨姆·门德斯的经典语录

◆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去看父母的背影，而是承受他们追逐的目光，承受他们不舍的，不放心的，满眼的目送。最后才渐渐明白，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像父母一样，爱我如生命。

在重阳节来临之前，作家龙应台这段话在微博上被频频转发

◆ 人类之所以有进步的主要原因是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

对于人类进步，作家倪匡的说法别具一格

◆ 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专栏作家魏英杰在微博援引了莫言的自我评价，认为在诸多莫言的评论中，还是莫言自我评价准确

◆ 一个人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待在光明之中。从远处凝望光明，朝它奋力奔去，就在那拼命忘我的时间里，才有人生真正的充实。光与影。那是我置身建筑的世界四十余年，学到的一点属于自己的人生观。

建筑家安藤忠雄的幸福观

◆ 你们又何尝同我们谈过话！你们坚信小玩偶不是你们谈话的对手，你们自有你们的高尚而有意义的思想，不是我们所能懂得

的。

叶圣陶以孩子的口吻批评父母，认为儿童需要平等对话与交流。但儿童通常只是父母“欢叫和怒骂”的对象

◆ 我曾经觉得中国的建筑过于强调造型，已经很怪异了，我想，如果这些是正常建筑，那么我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筑了。现在的中国建筑比当时怪太多了。现在可能倒过来，满大街都是非常建筑，我们在做的才是一种正常的建筑。

著名建筑师张永和对中国建筑的看法

◆ 演员看不起观众，作者看不起读者，这些只是表面现象，真相是，演员看不起自己从事的艺术，作者看不起自己写的文章。

网友I love 亮亮在微博中的观点

◆ 旅行最实验得出一个人的品行。旅行时最劳顿麻烦，叫人本性毕现。经过长期艰苦旅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结交做朋友。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的，应该先旅行一个月，一个月舟车仆仆以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恶，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这种夫妇保证不会离婚。

钱钟书在《围城》书写出旅行的一种功用，有人在微博上建议，未婚的情侣不妨在这个长假一试

◆ 桑德尔说，市场是有道德边界的。什么样的事物可以被买卖，代表了人们认为这些东西被视为商品或是可以藉由获利的工具是正当的。所以，事物的商品化与否是一个道德与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媒体人张铁志援引哈佛大学教授麦可·桑德尔的话，说出这个时代的困扰

◆ 有时间，还是不如看如何致富、怎样收买人心、百日速成领导法、追女十八招、亿万富豪速成秘笈……杂志报章，图片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彩，也越来越黄，谁还有闲心看文学？闲功夫读文字？更闲得无聊来看武侠小说？

对于当下武侠小说的缺失，温瑞安声称，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大家越来越忙，心理压力越来越重，让人没有闲暇阅读武侠小说

◆ 她希望自己依旧能对很多人习以为常的事情激愤，而不是像一些同行那样，宽容了，快乐了，但也妥协了、投降了。她觉得不愤怒就不再有资格作为一个创作者。

朱天心把自己比喻成希腊神话里的女预言家卡珊德拉，认为写作也是一种呐喊

@咆哮女郎

柏邦妮：下午看了一意大利电影《邮差》。聂鲁达流亡到意大利一小海岛，成了当地名人。为了表示对诗人的礼遇，当地专门设置了一邮差，递送他的爱慕者来信。邮差和诗人成了好友，讨教写诗，追求美女，从自然万物中寻找暗喻，也从诗人那里感染到最初的理想。这个纯朴的人有了诗性。点亮了他，最后也毁灭了他。

@毛丹青：有人发现火爆日剧《半泽直树》最后一集穿帮儿，画面上出现了摄影组人员的后脑勺。

@阿乙：格非的《迷舟》真是一篇妖作,像一个圆形的、互为因果、不停运行的宇宙。设计极深,不枉其一头白发。我把迷宫做成线性前进的表。有太多可说的地方。

@聪仔岂是蓬蒿人：读过《半生为人》——“季风一面之缘，叙述朴实，妈妈和自由，两种矛盾的心理。看起来，周郢英是个固执的人，不那么有趣。我争取不让徐晓伤心难过的事在我所爱的人们身上发生。”

@兔子老愚：朋友南下苏州游玩，索书于我，推荐洪磊新著《墟之居——儒生庭院的诞生》。艺术家洪磊以文人眼光揣摩传统士大夫之人生，茶具、光线，笔墨，园林，无一不生生发新意，于细微处透露其进退之道，儒生处世保真之不易，尽在其中。行文温婉，时有令人会心之处。全书对苏州园林的解读，尤其精彩。可做消暑首选。

@传媒老王：这几日晚间的读书时间一直在读法拉奇的书，这位伟大的女记者因采访希腊抵抗运动发起者和领导人帕纳古利斯而爱上了他。她问爱上的这位男人作为一个男人的含义是什么？他回答：意味着有勇气、有尊严、意味着相信人类。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斗争和胜利！

@和菜头：很高兴在一家小书店又见到了这本书（《哲学的故事》），立即买了下来。以前是上下册，现如今一本都有了。这本书过段时间就得翻看一下，梳理自身的想法。虽然对世界同样悲观，但是对自己无耻的本质认识在不断加深。

@上海陈子善：中岛长文先生的《羽太重看见了什么?》很精彩，不是八卦，而是考证甚详。他1980年代就关注和研究“周氏兄弟失和”了。

@潘采夫：古人向谓隆中对为史上最牛聊天，但看林则徐左宗棠对侃，其嗨指数更胜一筹：“林邀左舟中相见，纵谈天下大事，从西北塞防到东南海防，从战阵兵法到办理洋务，从屯田水利到戡乱赈灾，从国家治理到西洋形势，各抒己见。林论为惊世奇才，达曙乃别，将新疆资料尽付，期许良厚。”廿年后，左宗棠收复新疆。

@朱伟：腾冲江苴的一所老屋，乃《我的团长我的团》外景地。屋虽已残破不堪，却仍能感到当年之趣味，在木楼上看院中那棵浴满阳光沾满沧桑的紫薇树，仍能感觉到静好。相比较，当今与当年之趣味真不能比，所以，每一所老屋其实对当今我们，都是审美教材了。丧失的得一点点重建，真该珍惜这些老屋，别再糟蹋了。

名人评论

美文鉴赏